

風雲邊緣



王光美去世後，有人稱讚她是「黨性最強」的人。事實上，幾十年政治生涯表明，她確實是一個非常有原則的共產黨人。雖然貴為中共要人的夫人和秘書，但在二十世紀整個五〇年代和六〇年代上半期，王光美一直保持低調，對高層的政治鬥爭採取旁觀甚至遠觀的態度，對上層人物特別是毛澤東和江青更是恭敬有加，謹慎地行走於政治風雲邊緣，不越雷池半步。



政治秘書

王光美剛開始給劉少奇做秘書，主要是幫劉少奇管管報紙和資料，做一些服務性工作。進入北平後不久，她的工作關係從軍委外事組轉到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正式擔任劉少奇的政治秘書。書記處五大書記的秘書集中辦公，為書記們處理各界、各團體和群眾來信等事宜。秘書室主任是任弼時的秘書師哲。

按中央機關工作人員職責劃分，機要秘書主要負責文件的收發、登記、保管，會議的通知，外賓、來客的接待等等；政治秘書主要負責書寫公文，篩選檔，彙報情況，研究問題，提出意見和建議，供首長參考。前者雜事較多，後者對文字功底和政策水準要求較高。劉少奇和毛澤東一樣，養成了夜間工作、上午睡覺的習慣，而且沒有節假日之分，秘書們必須全天二十四小時聽命。

據王光美自己回憶，她既是劉少奇的政治秘書，有時也兼做一些機要秘書的工作。全國解放後，劉少奇在黨內的地位和國家職務逐年提高。一九四九年九月，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九五四年，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一九五六年，在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位置僅次於毛澤東；一九五九年，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隨著職務的提高，劉少奇日常事務越來越繁雜，秘書們的辛勞也可想而知。

給中央首長當秘書，最緊要的一條原則是保密。進入中南海後，隨著接觸機密文件和參加高層會議的機會增多，加之當時複雜的國內、國際形勢，中央對保密的要求也更加嚴格。作為政治秘書，王光美不敢有半點疏忽。她不但本人首先做到了「三不」（不該說的不說；不該問的不問；不該看的不看），而

且還要管束好家裡的一大幫孩子，甚至還要督促身邊的工作人員保守黨和國家的機密。

根據保密紀律，在工作上，王光美與劉少奇有一道不可僭越的鴻溝。結婚之前，中組部副部長安子文就鄭重地向她交待：「不該知道的不要問；不該看的不要看；領導同志談話不要聽，不可避免要知道的一些機密，不要亂說……」在劉少奇面前碰過幾次釘子後，沒用太長的時間，王光美就學會了如何管住自己的嘴巴、眼睛和耳朵。

機要祕書劉振德在劉少奇家工作的時候就遇到過這樣一件事。

那是一九五六年春，他剛到劉家上班後的一天中午，忽然接到召開政治局常委會的通知。事情緊急，他馬上跑去向劉少奇彙報。當時，劉少奇、王光美正和孩子們一起吃飯。劉振德沒在意，便向劉少奇報告了會議時間、地點、內容。劉少奇聽完報告後，表情一下子變得嚴肅起來，他只「哼」了一聲，沒有再說什麼。王光美馬上意識到劉振德犯規了。吃完飯，她來到劉振德的辦公室，鄭重地對他說：「以後有小耳朵（指孩子）在場，我們就不要談工作上的事情！」劉振德當時還點不理解：小孩子難道會洩密嗎？

「並不是說孩子們會有意去洩露，他們年齡小，沒有保密觀念，又不負責任，一旦失密，後果將不堪設想，」王光美解釋說，「少奇同志對家庭成員的保密要求一向很嚴，他從來不向我講不該知道的事情。中央領導人之間的來往信件和檔，是親啟親拆的，他閱後隨手放在抽屜裡。孩子識字以後，就不准進我們的辦公室，更不准他們接觸檔。孩子有事，也只能把我們叫出來說，像主席那裡開會這樣的事，是絕對不讓他們知道的，有時我們開會，或去什麼地方幹什麼事，也不告訴他們，只留

個爸爸媽媽不在家的條子。這不只是關係到少奇同志一個人的問題，而且還涉及中央其他領導人的安全。敵特情報機關對我們中央領導人的行動蹤跡非常關注，而且不惜採取一切手段想得到這些……」

王光美的話讓劉振德打了一個激凌，從那以後，他再也沒有當著孩子的面和劉少奇談工作上的事了。

單從工作來講，整個五〇年代和六〇年代上半期，王光美主要是陪同劉少奇外出調查，參加各類座談會，做記錄，為劉少奇提供參考材料和意見。難度不是很大，但作為天天和劉少奇生活在一起的秘書和妻子，必須適應他那一套非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習慣，這恐怕比日常工作要難得多，比其他工作人員也要辛苦得多。婚後，王光美強迫自己改變正常的生物鐘，跟著丈夫連軸轉。原來睡眠不錯的她不得不和劉少奇一樣長期靠藥物催眠。為了適應劉少奇，王光美個人做出了相當大的犧牲。有一次，她對機要秘書劉振德說：「我也是睡不好覺，有時無精打采，我們兩個也頂不住少奇同志一個人。」

那個年代，包括毛澤東、劉少奇在內的許多中共領導、政府官員都有抽煙的習慣，開個什麼會議，男人們吞雲吐霧，會議室煙霧繚繞，王光美不知要被動地吸入多少尼古丁，但工作需要，只能忍受。

「不要出風頭，更不要做一件好事就希望別人知道。」這是劉少奇對身邊秘書的嚴格要求。秘書永遠是輔助型角色，而不是決策者，不管做了多大貢獻，也只能當無名英雄。事實上，王光美不僅僅照料劉少奇的身體，而且在秘書崗位十多年中也做了許多默默無聞的工作。可惜的是不管她自己的回憶錄，還是其他人的回憶文章，主角永遠是劉少奇。王光美所做的工作都湮沒在劉少奇的光

輝事蹟當中了。

在劉振德的回憶錄《我為少奇當秘書》一書中，筆者找到了一段對王光美的回憶，由此可窺見王光美做秘書風采的一斑。

一九五七年二月的一天，劉少奇忽然對劉振德說要到南方幾個省走一走，搞一次調查研究，要通知有關部門抽調人員參加。但調研的中心問題是什麼，他沒有說。劉振德只好去找王光美打聽。雖然劉少奇也沒對王光美細說，但她根據自己所掌握的材料，闡述得頭頭是道。

光美同志說：「少奇同志沒有總的題目，就是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當前國際國內都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國內一些地方也出現了鬧事……少奇就是下去調查研究鬧事的原因。鬧事的人並不一定都是壞人，也並不一定都無道理。」

有些地方的官僚主義比較嚴重，思想工作跟不上去，使問題越積越多。開始時往往不以為然、置之不理、麻痹大意，等事情鬧大了，又驚慌失措，甚至採取壓服的辦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好也容易激化，更容易同敵我矛盾混淆起來，若是這樣，問題更複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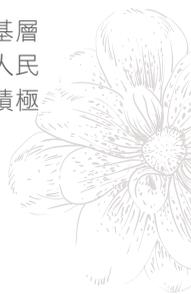
光美放下手中的檔案繼續說：「少奇同志在波匈事件後，一直在考慮我們黨如何才能不脫離人民群眾的問題。比如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幹部特殊化的問題；關心群眾生活的問題；領導人必須接受人民群眾監督的問題；健全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問題。少奇同志常說不准人家提意見，不准小民主，勢必要來個大民主。他還多次說過調查研究的目的是有三個：一是瞭解中央實行的政策是否正確，中央的政策，可能是正確的，也可能有不正確的地方；二是正在實行的政策夠不夠，若有新的情況出現，要及時補充和修改政策，使我們

的政策趨於完善；三是要根據發現的新問題，制定新的政策。制定政策的依據和檢驗政策的準繩只有一條，那就是實事求是。我看少奇同志提出的這些原則也適用於這次調查研究。」光美換了口氣，最後說：「當然，目前下面的問題到底有多少？有多大？我們只有在調查以後才能做出新的判斷。」

光美同志的這番話，使我很受啟發……

（劉振德：《我為少奇當秘書》，中央文獻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這次南下，王光美陪同劉少奇走訪了五個省，接見了大批基層幹部和群眾。調查結束後，劉少奇寫出了《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長篇報告，對以後一段時期黨的工作發揮了積極作用。





與江青的交往

在共和國歷史上，江青和王光美的恩恩怨怨引人注目。人們都知道王光美在「文革」受難與江青的陷害有直接關係，但鮮為人知的是，上世紀五〇年代，這兩位「第一夫人」的關係還比較「親近」。

王光美第一次見到江青是在延安。就是那次在她騎馬到棗園去見劉少奇的路上，一輛卡車迎面開來，與她擦身而過，她看見江青就坐在司機旁邊的位置上。當時延安沒有幾輛小汽車，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卡車。江青在延安很有名，王光美也聽人說過她的長相和打扮，所以一看就認出了她，但江青並不認識王光美。後來到西柏坡，兩個人才真正認識，但並沒有什麼來往。

進北京以後，王光美和江青來往多了起來。有時是江青主動到劉家來坐一坐，聊聊天，有時是王光美應邀到毛家去坐坐，有時兩人相約出去看看電影。她們在一起聊的大多是一些家庭、服裝、孩子等等家庭主婦們關心的事情，從不涉及政治。

江青性格比較孤傲，毛澤東勸她多交朋友。那時候，江青還比較本分，除了給毛澤東做一些簡單的秘書事務，清閒的時候就拍拍照片，看看電影，甚至還織織毛衣。她對王光美還比較客氣。王光美生女兒劉平平時，她在蘇聯養病，託人捎給了孩子一個蘇聯玩具洋娃娃。回國後，她還送了王光美一些衣料，開國大典那天，江青白天沒有上天安門，晚上就帶著王光美闖了上去，哨兵誰也不敢攔她。

禮尚往來，王光美有什麼好事也沒有忘記江青。有一次，王光美託人從南方買了一些苦瓜。她想毛澤東也是湖南人，應該和劉少奇一樣也愛吃苦瓜，就叫工作人員給他家送去了一些。江青收到後馬上打來電話：「你怎麼這麼傻呀！咱們中南海有供應站，要什麼菜，叫人去買就是了。」



江青貴為主席夫人，年齡比王光美大，黨齡也比她長。王光美當然很尊重江青，幾乎是江青叫她怎麼著，她就怎麼著，從不提意見。一般情況下，江青不找她，她也不敢主動給江青打電話。有一次，江青留王光美在家裡吃飯，菜就一道：一隻螃蟹，王光美沒有掃她的面子，陪著她咽了幾口乾飯。

一九五三年冬，江青約王光美去談話，很認真地對她說：「你要甘當無名英雄。我協助主席，你要協助好少奇同志。今後少奇同志的責任將越來越重，你要照顧好他的身體……聽說少奇同志和你到街上吃過飯，可不能到外面去吃飯，那太危險了！」

這年夏天，書記處政治秘書室按毛澤東的意思改為政治秘書組，江青擔任組長，雖然只是掛個名，不管實際工作，但也算是王光美的頂頭上司。所以，儘管江青說話口氣有點像教訓小學生，但王光美還是認真聽著。回家後，她把江青的話告訴了劉少奇。劉少奇一言未發。

一九五九年四月，劉少奇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為新中國第二任國家主席。大會結束後，王光美吩咐兒子劉源拿了一束塑膠花站在門口迎接父親，想對他表示一下祝賀。劉少奇走進家門，看了劉源一眼，沒有接花，表情嚴肅地走進了自己的辦公室。家裡人和工作人員都僵在原地，不知道劉少奇為什麼當上了國家主席還不高興。

但王光美很快就意識到了，國家主席這副擔子對劉少奇來說可能不會那麼輕鬆，同樣，「主席夫人」這個稱謂也是不會那麼好承受的。事實上，劉少奇隨即告誡身邊的工作人員：「對我不要稱官銜，就叫少奇同志。在黨內只有三個人可以稱官銜：毛主席、周總理、朱總司令。」

雖然做了國家主席夫人，但王光美腦子裡仍然不敢有「第一夫人」這根弦，更不敢因此削減對江青的尊重。

王光美與江青的「親近」關係究竟保持到了什麼時候，如今已無法考證，是不是王光美成為了國家主席夫人，風光漸顯之後，江青心生嫉妒，兩人才開始疏遠？作為後人，不可妄加猜測。

一九六三年春天，王光美為出訪東南亞，專程到上海做衣服，江青約她長談了幾次，一再對北京市委不支援她的文藝工作很有意見，順帶說了一些領導的壞話。王光美聽了很緊張，但因為不熟悉文藝界的事情，沒敢多說話。回京後，王光美把江青談話的詳細內容向劉少奇作了彙報。劉少奇說：「這事你不要管了，由我處理。」後來劉少奇約江青到他辦公室談話。王光美當時沒有在家，事後聽衛士說，劉少奇批評了江青，說：「你同光美講的那是什麼呀？以後要注意！」

一九六三年底，王光美到河北桃園大隊蹲點參加「四清」運動，第二年春節回到北京，在中南海春藕齋舞會上遇見了江青。江青對她說：「我現在身體不好，下不去了。你身體好……」王光美聽出語氣裡透著一股酸酸的味道，連忙說：「你當年在武漢不也下去過嗎？我還得向你學習呢！」王光美說的江青下鄉，是一九五一年的一件事情。那一年，她化名李進在武漢附近的農村待了三個月。

據現有的資料，此後，江青和王光美再也沒有坐在一起長談了。兩年後，「文革」爆發。



敬重毛澤東

王光美始終敬重毛澤東。剛開始她對這位偉人還有一點敬畏，有一天，她打電話找江青，是毛澤東接的電話。王光美一聽是毛澤東的聲音，竟然緊張得說不出話來。後來，隨著接觸增多，她發現毛澤東其實是一位說話風趣、具有相當親和力的領袖，對一般小幹部比較寬容。慢慢地，王光美在毛澤東身邊不再那麼拘束，說話也比較「隨便」了。每次在中南海春藕齋參加舞會，只要毛澤東在，王光美都要和他跳上一曲。

毛澤東非常喜歡劉少奇和王光美的幾個孩子，而且喜歡逗他們。見了他們就邊打手勢邊叫他們的名字：手掌來回移動，說「這是平平」；兩個大拇指和食指合成一圈，說「這是源源（圓圓）」；兩手掌合成屋頂狀，說「這是亭亭」；有一次小小叫他「毛大大」，毛澤東就說：「噢，我是大大，你是小小。」一九六二年，毛澤東還到劉少奇家看望他們一家人，和孩子們握了手。

王光美一生酷愛游泳，直到晚年仍然堅持不懈。鮮為人知的是，她的游泳技巧是一九五四年夏天在北戴河度假時，毛澤東教給她的。據王光美回憶，劉少奇也會游泳，但不如毛澤東「專業」，所以她才向毛澤東請教。毛澤東非常樂意地收了她這個徒弟。後來，毛澤東多次邀請王光美一起游泳。

毛澤東和王光美跳舞或游泳時，常常會問劉少奇的身體情況，王光美充當傳話人，把毛澤東的話一五一十地轉告給自己的丈夫。在她看來，政治家的每一句話都有深刻含義。一九五三年冬天，在中南海春藕齋一次舞會上，毛澤東對王光美說：「我現在睡眠不好，腦子壞了，今後要少奇同志多做工作，他的擔子重了。」

回到家中，王光美馬上把毛澤東的話告訴了劉少奇，劉少奇仍

是一言未發。據黨史資料記載：當時，毛澤東正在考慮中央領導分一線、二線，他想暫時退居二線，讓劉少奇頂一線。王光美隱約感覺到實際情況可能非常複雜。她的傳話在高層的政治運作中是否起了什麼作用，她無從知曉，也不敢打聽。

在「四清」運動期間，王光美每次從蹲點的農村回來，都要在舞會上向毛澤東彙報、請示工作，對毛澤東的每一句話都言聽計從。晚年，她回憶說：「我感覺當時我跟毛澤東的階級鬥爭，比劉少奇跟得還要緊。」……

「文革」結束後，歷經劫難的王光美對毛澤東仍然一如既往的敬重。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從劉少奇故居出來，她又帶著子女們到韶山參觀了毛澤東紀念館，並在留言簿上留言：深切緬懷毛主席。落款是「學生王光美」。以後，她多次在公開場合稱自己是毛主席的學生。她的這一舉動曾招致一些人的議論，但這是王光美內心的真實表達。

直到晚年，王光美仍然把一九六二年毛澤東看望劉少奇家人的那張照片掛在自己家的客廳裡。





廬山陪泳

一九五九年，王光美見證了廬山風雲。

這年六月二十七日，王光美和劉少奇乘火車從北京出發，前往武漢，然後經武漢，走長江登廬山。在那裡，中央將召開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總結「大躍進」的成敗。

彭德懷等幾位中央領導與他們同車前往。一路上，王光美看到鐵道兩旁爐火冲天，原來老百姓響應黨的號召，在大煉鋼鐵。他們砍伐成年的樹木，燒成焦炭，然後用焦炭做燃料，將砸碎的飯鍋和其他廢銅爛鐵煉鋼，結果煉出了一堆堆廢品……王光美雖然不懂煉鐵技術，但也看得出這樣做是胡來。

在武漢，毛澤東召集中央領導開完碰頭會後，到長江游泳，並特意邀請王光美一起遊。劉少奇因患肩周炎，下不了水，站在岸上觀看。下水之前，王光美和毛澤東交談了幾句，向他反映了在路上看到的情況，歎息一聲說：「中國的老百姓真好，聽話，家裡的鐵鍋領導叫砸就砸了。」見毛澤東聽了似乎有點不高興，王光美馬上打住，沒往下說了。

上岸的時候，王光美不小心絆了一下，把腳扭了。第二天，她拄著拐棍和劉少奇上了廬山。

七月二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開幕。王光美雖然沒有出席會議，但作為劉少奇的政治秘書，她密切關注會議的進展。廬山會議的議題是總結「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經驗教訓，準備糾正「左」的錯誤。毛澤東給會議定的調子是「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按照這個調子，會議開成了「神仙會」：白天開會討論，晚上有舞會或演出，氣氛輕鬆。有一天，在遊覽廬山的路上，王光美遇到了毛澤東，他老遠就沖著她喊：「腿怎麼啦？」王光美回答：「沒什麼，扭了一下。」她感覺毛澤東

當時的情緒不錯。

十六日，毛澤東將彭德懷寫給他的那一封批評「大躍進」的信，印發到會議各小組討論。王光美看了信後，對彭德懷提到的一些問題頗有同感。她對劉少奇的幾位秘書說：「大家有什麼想法，還是講出來好。少奇同志不是說成績講夠，缺點講透。當面不讓人家講，人家就會背後講，我們雖然不參加會，但也會有想法和看法。彭德懷的意見書，雖然尖銳了一點，也是符合組織原則的，他講的一些具體情況也是符合事實的。」

又是一周過去了。二十三日下午，劉少奇的秘書吳振英從會上回來，壓低聲音對其他秘書說：「毛主席發火啦！主席在會上對彭老總的信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我們議論了半天，竟然一點也沒看出來。」

廬山風雲突變。會議各小組對彭德懷、張聞天等人的批判言詞一天比一天尖銳。會議由糾「左」轉為反「右」。「神仙會」氣氛蕩然無存。會上，劉少奇站在毛澤東一邊，對彭德懷進行了批判。但王光美感覺到他的心情一天比一天沉重。晚上，他拒絕參加任何娛樂活動。

毛澤東卻閒庭信步，經常到蘆林水庫游泳。一天中午，王光美忽然接到毛澤東的衛士打來的電話，說毛澤東請她去游泳。王光美感到有點意外，問劉振德：「毛主席怎麼突然約我去游泳？」劉振德說：「可能還有別的什麼事吧？」她來不及多想，趕緊找出游泳衣，臨出門感覺有點冷，又找了一雙絲襪穿上。劉少奇看了她一眼，說：「噢，還穿絲襪！」

趕到蘆林水庫的時候，毛澤東已經下水，正和一些人遊著。王光美和他打了個招呼，也下了水。她問毛澤東：「主席，看我

游得怎麼樣？」毛澤東說了一句：「你游得及格。」上岸休息的時候，毛澤東問王光美：「少奇同志身體怎麼樣？」王光美回答：「他肩周炎還沒有好。最近可能因為工作繁忙，他感到很疲勞，所以到了這裡也沒有參加什麼活動。」毛澤東聽完後，認真地說：「請你轉告少奇同志，不要搞得那麼緊張嘛！開完會後讓他找個地方休息休息。」

從蘆林水庫回來，王光美將毛澤東的話如實轉告了劉少奇。和以往一樣，劉少奇又是一言未發。

劉振德回憶說：「有一天，光美同志對我說：這次廬山會議由糾「左」發展到反「右」，確實出乎意料。彭、張的意見也是想反「左」的。我們黨有個規矩，有不同意見可以保留，但要服從中央的決議。光美同志說話時，表情嚴肅，我感到她也不像以前那樣直爽了。」

七月二十九日，林彪應召上山，他的發言把批判的調子又提高了一個檔次，說彭德懷是「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毛澤東提議，隨即召開八屆八中全會，解決彭德懷的問題。

這期間，毛澤東又幾次約王光美到蘆林水庫游泳。有一天，王光美在含鄱口看風景，毛澤東的秘書還開著小車來找她，把她拉到蘆林水庫，陪毛澤東遊一會。

不久，江青也上了廬山，忙著四處選景點拍照。這天上午，毛澤東的秘書又打來電話，通知王光美，叫她帶她幾個孩子一起去水庫游泳。王光美趕過去的時候，毛澤東還有另外兩位領導的夫人正等著他們。江青也在，不一會就到仙人洞拍照去了。毛澤東便和幾位女士和孩子們下水游泳。

游到中午，毛澤東熱情地招呼幾位陪泳女士吃飯。飯菜擺上桌，江青還沒有回來。毛澤東把手一擺，說：「不等了，我們一起吃吧！」大家剛剛落座，江青就走了進來，一看這場面，她沉下臉說：「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毛澤東聽了，哈哈一笑。王光美連忙給她讓座，詢問她拍照的情況。江青的臉色才轉過來。

毛澤東為江青在仙人洞拍的那張照片題了一首七絕：「暮色蒼茫看勁松，亂雲飛渡仍從容。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

在廬山召開的中共八屆八中全會，通過了《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會後，林彪取代彭德懷，擔任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國防部長。

廬山會議期間，全國婦聯正在北京開會討論人民公社大食堂問題。廬山會議大局已定後，身兼全國婦聯執委委員的王光美，趕忙給全國婦聯主席蔡暢打電話，叫她們停止討論。可還是遲了一步，一位婦聯幹部在會上已經發言，因為主張解散食堂，後來她被扣上了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

